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蘇聯當前的民族問題

doi:10.30390/ISC.198810_28(1).0002

問題與研究, 28(1), 1988

Wenti Yu Yanjiu, 28(1), 1988

作者/Author：畢英賢

頁數/Page：12-2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8/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810_28\(1\).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810_28(1).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蘇聯當前的民族問題

畢英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蘇聯是一個聯盟制的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或部族超過一百七十個。在沙皇時代，俄國被稱之為「民族的監牢」。一九一七年俄共十月革命之後，俄國成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簡稱俄羅斯聯邦）。在一九二二年底之前，俄共曾一度容許若干民族成立自己的國家，例如當時曾出現烏克蘭共和國、白俄羅斯共和國、亞塞拜疆共和國、亞美尼亞共和國、格魯吉爾共和國（後三者於一九二二年曾合併為「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二二年八月，俄共成立一個委員會，以確定各共和國的相互關係。當時，史達林曾提出一個各共和國「自治化」的構想，也就是，各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該聯邦的最高權力機關就是各國的最高權力機關。^①

列寧反對「自治化」的做法，主張由各個主權平等的共和國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蘇聯正式成立。「蘇聯成立宣言」約定，該聯盟是一個平等的自願聯合，每個共和國有自由退出的權利；將來產生的蘇維埃共和國皆可加入聯盟。^②蘇聯的成立，形式上是以列寧的建議為架構，但在實質上却體現了史達林「自治化」的精神，各民族共和國的權利受到極大的限制。

因此，蘇維埃聯盟制在形式上解決了民族問題，但在實際上很多問題依然存在。在蘇共政權高壓統治下，這些問題大多隱伏未發；縱有發作也被壓制，難以擴大持久，也難以為外界所知。

註① 基馬 (M. P. Kima) 主編，蘇聯歷史 (莫斯科：教育出版社，一九六九)，第一四三頁。

註② 蘇俄歷次憲法 (臺北：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六十一年出版) 第三三三至三三三頁。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任蘇共總書記後，進行全面「改造」(Perestroika)，同時提倡「公開性」(Glasnost)及「民主化」。在公開性政策下，人民有較多的表達自由；在民主化的推動下，政府對人民的管制放鬆。在新的、較開放的與較自由的環境中，以往被壓抑的民族問題紛紛出現。今(一九八八)年二月發生的納哥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ch)歸屬之爭，延續數月未曾了結。這是最轟動的民族問題，但是不是唯一的。蘇共中央業已承認，民族問題是一個迫切的問題，正在尋求解決之道。

本文擬檢視戈巴契夫當權後蘇聯所發生的規模較大的民族事件，研析其反映的問題與可能的發展及影響。

蘇聯的民族組成

在蘇聯的一百多個民族中，俄羅斯人超過一半。近二十年來，俄羅斯民族出生率偏低，少數民族偏高。因此，有些專家認為，遲早俄羅斯人將變為少數民族，而回教民族將成為多數民族。但也有學者對此存疑。^①很多少數民族都生活在孤立的地區內，主要的少數民族有二十二個。各民族認同的基礎是語言。各主要民族可分為下列幾大類。

東斯拉夫人民：包括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三個民族總人數占蘇聯人口的四分之三。

西方人民：包括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及莫爾達維爾人。他們都在一九四〇年淪入蘇聯的統治。波羅的海人(前三者的總稱)曾在沙皇統治下度過兩個多世紀，但高度西化；他們的文字仍使用拉丁字母。他們信仰路得教或羅馬天主教。波羅的海地區經常有民族騷動。莫爾達維爾人的語言與羅馬尼亞相近，但使用俄文字母，信仰東方正教。

高索基督教人民：包括喬治亞(又稱格魯吉爾)人及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於第五世紀皈依基督教，比俄羅斯人早五百年；雖長期在外國統治之下，但仍保留濃厚的民族意識。亞美尼亞人的歷史也相當悠久，但人口不甚集中，居住在亞美尼亞共和國的人口不到半數，其餘散處各地。第三世紀時，亞美尼亞人已開始信奉基督。

回教人民：十九世紀時，土耳其斯坦，即現在的蘇聯中央亞細亞，被併入俄羅斯帝國，其居民大多講土耳其方言，信奉回教。在沙皇時代，俄國政府未曾干預當地居民的回教社會結構，也未使其人民現代化。因此，在十月革命前，那裏的居民大多是文

註① 朱魯梭夫(M. Dzhunosov)，「民族炸彈會炸毀蘇聯嗎？」，史潑特涅克(Sputnik)，第三期(一九八八)，第八三頁。

盲，且經由酋長統治。除中央亞細亞外，高加索的亞塞拜疆人也屬回教民族。蘇共政權成立後，促使回民地區發生革命性的轉變；蘇共政府曾試圖消除若干回教傳統（特別是女人順從男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央亞細亞的經濟發展甚為快速，但其社會並未完全西化。到中亚觀光的外國人仍會覺得，他們彷彿置身在中東地區。在街道上，仍可見到戴面罩的婦女。

沒有領地的民族：蘇聯境內的較大民族，皆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國、自治共和國或自治省等。有政治組織的各民族，享有較多的優惠，例如，他們除了用俄語外，還可用自己的民族語文教育兒童。蘇聯現有兩個較大的民族却沒自己的領地，那就是日爾曼人及波蘭人。此外，在蘇聯伯力（哈巴諾夫）邊區之下，設有一個「猶太自治省」，但大多數猶太人不願意在那裏落戶。

按照蘇聯最近兩次人口普查的結果，蘇聯主要民族的人數如下：④

民族(立國)	一九五九年(單位：萬人)	一九七九年
俄羅斯人(聯邦)	一一、四一一	一三、七三九
烏克蘭人(共和國)	三、七二五	四、二三四
白俄羅斯人(共和國)	七九一	九四六
烏茲別克人(共和國)	六〇一	一、二四五
韃靼爾人(自治共和國)	四九六	六三一
哈薩克人(共和國)	三六二	五五五
亞塞拜疆人(共和國)	二九三	五四七
亞美尼亞人(共和國)	二七八	四一五
喬治亞人(共和國)	二六九	三五七
立陶宛人(共和國)	二二二	二八五
猶太人(自治省)	二二六	一八一
莫爾達維亞人(共和國)	二二一	二九六
日爾曼人(無)	一六一	一九三
楚瓦什人(自治共和國)	一四六	一七五
拉脫維亞人(共和國)	一三九	一四三
塔吉克人(共和國)	一三九	二八九

註④ 「蘇聯人民教育水平、民族組成與年齡結構：一九五九年全蘇人口調查資料」，統計學報(Vestnik Statistiki)，第二期(一九六〇年)，第一四一—一五頁；「全蘇人口調查：民族組成」，統計學報，第七期(一九八〇年)，第四一—四三頁。

波蘭人(無)	一三八	一一五
莫爾多夫人(自治共和國)	一二八	一一九
土庫曼人(共和國)	一〇〇	二〇二
巴什克爾人(自治共和國)	九八·九	一三七
愛沙尼亞人(共和國)	九八·八	一〇一
吉爾吉斯人(共和國)	九六·八	一九〇
其他民族	七〇·〇	三一一
總計	二〇、八八二	二六、二〇八

蘇共領導爲消弭民族差異，於七十年代開始引用一個新的概念：蘇維埃人。蘇聯憲法（一九七七）說，「各民族、各部族在法律與實際平等及兄弟合作的基礎上，已產生人類新興的歷史共同體：蘇維埃人。」蘇共領袖們以爲，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這個較廣泛的民族認同將可取代較狹隘的、傳統的民族意識。但是，徵諸最近發生的民族問題，蘇聯境內的民族意識不僅未見消失，反而有升高的趨向。

哈薩克暴亂事件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蘇聯哈薩克首先傳出民族暴亂事件。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哈薩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選舉一名俄羅斯人科爾賓（G. Kolbin）爲該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以取代原任的庫納耶夫（D. Kunaev）。庫氏是哈薩克人，任此職務已達二十二年，從一九七一年起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被視爲保守派。他失去了哈薩克共黨第一書記後，必然會被逐出蘇共中央政治局。

十七日晚與十八日白天，數百名學生受到民族主義分子的鼓動，走到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Alma Ata）街上鬧事，反對哈薩克共黨中央的決議，不滿意以俄羅斯人取代哈薩克人任共和國黨魁。事件發生後，蘇聯當局一反以往作風，立刻宣布有關動亂消息。同時，塔斯社指出，流氓、寄生蟲及其他反社會分子乘機對「法律與秩序代表」進行非法行動。他們放火燒毀食堂、私人汽車，侮辱城市居民。⑥哈薩克共黨當局立即採取應變措施。於十八日，一切恢復正常；有違法行爲者皆被捕法辦。

註⑥「塔斯社電訊」，外國廣播消息每日報導（Daily Report, FBIS）（蘇聯部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第R一頁。

這一事件富有特殊意義。第一，這是民族矛盾的首次公開表達。這次民族暴動觸發原因是，哈薩克人不滿以俄羅斯人作爲他們的共黨領導人。事實上，哈薩克境內的俄羅斯人占全共和國人口的百分之四〇·八，哈薩克人祇占百分之三十六。^⑥按理，兩個民族輪流擔任第一把交椅本無不可，但由於兩個民族間缺少「真正的兄弟友誼」。易言之，民族矛盾一直潛存在蘇聯境內。

其次，這是保守勢力反對改革的活動。庫納耶夫在位二十多年，是布里茲涅夫的老部下。另一方面，哈薩克黨政要員都是他的親信。這一羣人爲了維護既得權益，因循守舊不願推動改革。這次鬧事的幕後主使者就是一些已失去職位或將失去職位的哈薩克幹部，也就是蘇共所說的「民族主義分子」與「反社會分子與寄生蟲」。最後，這也是蘇共權力鬭爭的結果。蘇共於一九八六年春召開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十二名政治局委員中，有三名是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老人：葛羅米科、庫納耶夫及謝爾比茨克(V. Shcherbitski, 烏克蘭共黨第一書記)。關於後兩人，戈巴契夫本想予以撤換，但二人皆有地方民族勢力作後盾，未便輕易下手。這次調動庫納耶夫果然發生了暴亂。因此，謝爾比茨克至今穩居高位。阿拉木圖事件後的第二天，蘇共真理報發表文章，名義上慶祝布里茲涅夫的八十歲生日，實際上在批評他的政策。這是戈巴契夫當政後蘇共首次公然批評布氏，其目的顯然在打擊他的殘存勢力。^⑦

克里米亞韃靼人爭取返鄉自治

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和七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數百名克里米亞韃靼人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的紅場上進行示威，要求會見戈巴契夫，陳述他們重返故居與恢復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的要求。

俄羅斯聯邦屬下的克里米爾(韃靼爾)自治共和國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十月。當時，克里米爾韃靼爾人雖非當地多數民族，但很多人占據政府重要職位，其語言與俄羅斯語同列爲官方語言。一九四一至四三年間，德軍占領克里米亞。一九四五年五月，史達林以「與德國占領軍勾結」的罪名，放逐所有克里米亞的韃靼爾人，解散該共和國。這些人被遣送到烏拉爾山及中亞地區，烏茲別克最多。克里米亞改成一省，一九五四年改屬烏克蘭共和國。

一九五六年時，大部分被史達林放逐的少數民族皆已獲得政治上的平反，惟獨克里米亞韃靼爾人例外。於是，克里米亞韃靼爾人開始活動，要求恢復名譽、重返家園並恢復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直到一九六七年，克里米亞韃靼爾人才恢復了政治名譽。

註⑥ 蘇聯大百科全書一九八七年年鑑(Ezhegodnik, 1987)，第一一四頁。

註⑦ 「布里茲涅夫八十歲生日」，真理報(Pravda)，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三頁。

從那時起，已有數千人返回克里米亞。現在，全蘇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約在三十至五十萬人之間，^⑧現在居住在克里米亞的約有二萬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散居在各地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在戈巴契夫「公開性」與「民主化」口號的鼓舞下，再作復國努力，各處奔走，但未獲肯定反應。於是，他們派了各地區克里米亞韃靼爾社團的代表，於七月六日，在紅場舉行了第一次抗議示威；接著在七月二十三與二十七日，舉行規模較大的示威。但是，他們並未見到戈巴契夫，而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葛羅米科會見。同時，克里姆林宮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由葛羅米科領導，研辦此一事件。

從那時起，克里米亞韃靼人到處舉行示威；從莫斯科的「列寧圖書館」的大門口，到中亞偏遠的城鎮都有。一九八八年六月，專門委員會公布消息說，該委員會曾舉行多次會議，並派員到各地調查；同時，也詳細檢討了有關的請求、抱怨與建議。有關機關已經決定，取銷一切侵害克里米亞韃靼爾人權利的限制，並保證其享有同其他蘇聯公民一樣的平等權利，包括選擇住所、工作與學習權利。從一九八七年中期開始，到今年六月初，已有兩千五百多名克里米亞韃靼爾人在克里米亞定居並被安排工作。另外，蘇聯並採取了多項措施以滿足克里米亞韃靼爾人的社會與文化需求。專門委員會將繼續工作，以確保有關措施的切實執行。^⑨

大多數克里米亞韃靼爾人對蘇聯所採取的措施已默然接受，但仍有部分人士繼續要恢復「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蘇聯政府認為有困難。戰前，克里米亞（面積為兩萬七千平方公里）祇有七十八萬人，現在已達兩百五十萬人，其中以烏克蘭及俄羅斯人為主。因此，該委員會決定，「沒有理由組織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⑩因此，這個問題並未完全解決。

波羅的海三邦爭取獨立的風潮

在蘇聯的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之中，最不穩定的是波羅的海濱的三個共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多年來，這一地區經常出現反俄活動，近兩三年來日益頻繁，其規模也日益擴大。

註⑧ 克里恩勒爾 (I. Kreinler)，蘇聯被放逐的各民族·摘要與修訂 (The Soviet Deported Nationalities: A Summary and an Update) (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蘇東研究中心，一九八五年，第二二頁。

註⑨ 消息報 (Izvestia)，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第二頁。

註⑩ 同註⑨。

一九八六年，一些拉脫維亞人在海港城市列耶帕亞（Līepāja）公開成立了「赫爾辛基八六」人權組織。^⑩該組織出現的意義至少有三：（一）這是一九七七年以來，蘇聯境內首次出現的這類組織；（二）該港市易於對外接觸，易於接收訊息；（三）其成員多屬工人，並非知識分子。去年四月十九日，拉脫維亞首都，有數百名青年遊行，在「自由神像」四周高叫民族主義口號。這一遊行是自發性的，警察也未干涉。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約有三萬八千名波羅的海人民被史達林放逐至西伯利亞。去年六月十四日，「赫爾辛基八六」組織了紀念活動，約有五千人里加參加集會。在整個蘇聯歷史上，這是一次最大的、非共黨的和平集會。演說者要求終止官方的俄羅斯化政策，釋放人權活動分子與政治犯，有些遊行者在身上帶著寫有「要祖國，要自由」的布條。^⑪

去年是立陶宛皈依羅馬天主教的六百週年；六月下旬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的六個教會舉行慶祝，成千上萬的人擠滿了古老的大教堂，其中很多人是青年。在聖彼得和保羅大教堂四週，數以千計的人們站著唱聖詩。^⑫共黨當局未予干涉，警察未曾到場。蘇共一向嚴格限制立陶宛天主教的活動，其原因是，教會活動往往是民族主義的表達。此外，立陶宛天主教與波蘭教會藕斷絲連。在一五六九至一七〇〇年間，波蘭與立陶宛曾合併為一個單一的國家。

去年八月二十三日是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四十八週年，波羅的海三個共和國的首都的民衆分別舉行了集會與示威遊行，反對一九四〇年把他們強行納入蘇聯的決定。據西方報導，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約有一千人參加活動；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約有二千人參加；拉脫維亞首都里加參加的人數超過七千人。三地當局皆派出大批警察控制示威活動；到當天晚上，各種活動方告平息。^⑬事後，蘇聯「塔斯社」指控，這是美國中情局（CIA）所策動的。^⑭

近年內，三國若干人士分別紀念被蘇聯兼并前的「國慶日」或獨立日，舉行示威，要求獨立。（一）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是拉脫維亞的「獨立日」，二千多名拉脫維亞人在里加示威要求獨立；（二）今年二月十六日是立陶宛的「獨立日」，民族主義者原計畫在維爾紐斯舉行示威，但遭到當局預先阻止，未曾發生；（三）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是拉脫維亞「獨立」的七十週年，約有四千人在塔林集會和示威，遭到警察的驅散。三月二十五日，在塔林與里加同時發生聚眾示威，紀念史達林統治下的受害者。

註⑩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SM），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一〇頁。

註⑪ 國際先鋒論壇報（IHT），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第二頁。

註⑫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五日，第A一三頁。

註⑬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七頁。

註⑭ 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五頁。

正當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疆發生領土爭執之際，波羅的海三邦的民族主義者向蘇聯再度提出「政治、經濟與文化自治」的要求。最近，愛沙尼亞境內成立了一個「人民陣線」，自稱有十萬成員。七月十七日在塔林約十五萬人集會，支持該陣線組織。在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皆有類似的組織，它們都利用戈巴契夫所提出的主張進行活動。^⑭六月，拉脫維亞的作家們發表一紙文告，要求莫斯科使拉脫維亞成爲蘇聯境內的一個「主權國家」，享有獨立國家的主權，但未要求與蘇聯分裂。^⑮

總之，波羅的海地區的人民追求獨立的情緒較其他共和國強烈，同時對俄化政策與人權情況也強烈不滿。

納哥諾·卡拉巴赫歸屬之爭

今年二月起，蘇聯的亞美尼亞共和國與亞塞拜疆共和國因納哥諾·卡拉巴赫自治省（Nagorno-Karabakh, A.O.）歸屬之爭愈演愈烈，亞美尼亞人更是羣情激昂，不斷在其首都埃里溫（Erevan）舉行示威集會、遊行、罷工等活動。

納哥諾·卡拉巴赫（以下簡稱「卡省」）在亞塞拜疆境內，因其居民係亞美尼亞人，且其土地與附近的亞美尼亞共和國直接相連，而於一九二三年被改爲自治省，仍屬亞塞拜疆共和國。卡省的面積爲四千四百平方公里，人口約十八萬，其中百分之八十爲亞美尼亞人。但是，由於民族不同、語言各異、宗教有別，難以和諧相處。亞塞拜疆人信奉回教，且大多屬什葉派；亞美尼亞人信仰基督教，大部分屬格里戈教派。在過去二十五五年內，卡省的亞美尼亞居民曾多次向蘇共領導請願，他們受到亞塞拜疆人的經濟與文化上的歧視，並要求回歸亞美尼亞共和國。這些請願與要求皆被置之不理。

戈巴契夫執政後，亞美尼亞一羣知識分子爲響應卡省同胞而展開活動。在一九八六年底，他們曾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戈巴契夫，信上有七萬五千名卡省亞美尼亞人的簽字。事隔一年多，經由蘇共中央較低層的黨官處獲得答覆，所請不准。^⑯

這項拒絕引發了亞美尼亞民族大動亂。今年二月十一日，卡省首都斯地巴納克爾特（Stepanakert）的亞美尼亞人張貼海報，散發要求回歸的公開信；十三日，中小學生及教育學院大學生罷課；二十日，卡省蘇維埃通過決議，要求蘇聯中央重新檢討卡省的歸屬問題。

另一方面，二月十八日，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發生了示威抗議。二十一日，蘇共政治局會議決議說：「要求修改現行民族與

註⑭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一頁。

註⑮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一頁。

註⑯ 美勒爾（E. Fuller），「莫斯科拒絕卡省回歸的要求」，自由雷臺研究報告（R.L. Research Bulletin），第十期（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RL九一，第二頁。

領土結構，不符合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疆人民的利益，且構成民族相互關係的裂痕。」^①同時，蘇共中央派了兩名大員，中央書記拉祖莫夫斯基（G. Rozumovsky）與政治局候補委員狄米契夫（P. Demichev）親赴卡省調處。二十三日埃里溫的示威運動擴大，參與人數達十數萬，且數日不斷，二十六日，戈巴契夫發表十五分鐘的文告，希望人民冷靜；埃里溫派了兩名代表到莫斯科溝通。事件暫告平息，但未解決。

亞美尼亞騷亂甫告平息，亞塞拜疆數個城市又告動亂。三月一日，亞塞拜疆首府巴庫（Baku）成立一個委員會，支持由卡省逃出的亞塞拜疆人返鄉；同時，蘇姆蓋特（Sumgait）市也發生騷亂，軍隊曾加以鎮壓。在騷亂中，有三十一人被殺。此外，在其他一些較小城市，也曾發生示威活動。

三月二十三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公布了關於處理納哥諾·卡拉巴赫問題的命令，其中含五點措施：（一）譴責個別人員與團體所縱容的犯罪行為，造成人員的傷亡；犯罪者將處以行政及刑事懲罰；（二）應深刻檢討民族關係尖銳化的原因，及時予以清除；反對任何民族主義與極端現象；（三）責成兩個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採取必要的與相互協調的措施，以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與社會秩序；（四）蘇聯部長會議應擬訂辦法以解決卡省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問題；（五）蘇聯檢查機關與內政部應採取必要措施以維持社會秩序。^②顯而易見，這項命令警告性質大於安撫。其後，兩個共和國內的示威與罷工時起時落未曾中斷。

五月中旬，因判處蘇姆蓋特的一名騷亂分子十五年徒刑，引起兩國首都的示威遊行與集會。在巴庫，五千多學生遊行抗議，認為處刑太嚴；埃里溫於十七、十九日舉行兩次抗議大會，認為處刑太輕，集會人數多達二十萬人。^③六月內，騷亂或罷工仍經常發生。七月初，情勢數度惡化。

六月，亞美尼亞最高蘇維埃開會決議，同意把卡省併入亞美尼亞共和國；而亞塞拜疆最高蘇維埃則決議，不能接受此一決定。按蘇聯憲法（一九七七）第七十三條第二款及第七十八條規定，祇有蘇聯最高蘇維埃才有權決定加盟共和國疆土的變更；同時，有關共和國必須事先已取得協議。今年七月十八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會議決定，把納哥諾·卡拉巴赫自治省留在亞塞拜疆加盟共和國。同時，責令亞塞拜疆改善對卡省令人不滿的狀況，保證該省人民享有充分自治。^④此外，蘇聯當局決定把亞美尼亞「卡拉巴赫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艾瑞基揚（P. Airikyan）驅逐出境。於是十九與二十一日，埃里溫又出現大規模的罷工與示

註① 原載，亞美尼亞共產黨人（*Kommunist*），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引自同註②，RL 101188，第二頁。

註②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五頁。

註③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第一頁。

註④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第一頁。

威活動，但被蘇聯當局鎮壓下去。◎艾瑞基揚已放逐到非洲的一個國家。但是，這個問題尚未根本解決。

問題原因與蘇共對策

近年來，蘇聯普遍發生民族問題，探索其原因，皆有其久遠的歷史因素。以往，尤其在史達林獨裁時期及布里茲涅夫「停滯時期」，蘇共當局總是把民族問題壓抑下去或隱藏起來，不提出來討論並尋求解決之道。結果，關於民族關係的問題越來越多。戈巴契夫上臺後，實施公開性與民主化政策，這些民族矛盾才有可能顯示出來。

民族矛盾的產生乃是蘇聯過去錯誤民族政策的結果。以往，蘇共當局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犯不少嚴重錯誤。例如，一九四一年解放伏爾加日爾曼自治共和國，把日爾曼人放逐到西伯利亞及哈薩克一帶；一九四三年解散車臣·殷古什自治共和國，把車臣人與殷古什人逐離故鄉（一九五七年已復國）；一九四五年解散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此外，蘇聯境內很多領土是強制兼併的結果，如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莫爾達維亞等加盟共和國。這些地區的居民仍念念不忘其國家的獨立，波羅的海三邦是最顯著例證。

蘇聯成立以來，在推行俄羅斯化政策下，往往忽略少數民族的文化、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引起人民不滿。政治上的中央集權、經濟上的管理高度集中，使各民族幾乎完全喪失解決自己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問題的權力。

總之，蘇聯民族問題紛紛出現，足證其民族政策的失敗。蘇聯民族政策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與「蘇維埃愛國主義」，其目標是消除民族差異，形成一個「蘇維埃人」。事實上，民族間矛盾重重，民族差異未見稍減，而「蘇維埃人」祇是一個政治名詞。

鑒於民族問題不斷發生，今年蘇共二月全會決定，將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專門檢討民族問題，制訂新的民族政策。

在哈薩克民族暴動事件發生後，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七年蘇共一月全會時表示，在各民族相互關係中仍有負面現象和不當之處，經常表現出地域觀念、種族孤立傾向及民族自大情緒。他不僅批評若干領導人在解決民族關係問題時不負責任，他還批評一些社會科學家。他指出，一些社會科學家不去研究民族問題現象，不去分析實際的社會經濟與精神過程，而寧願創作一些「祝願」性質的論文，讀起來好像是讚美的祝賀詞，而不是嚴肅的科學研究。◎可以看出，戈巴契夫有決心去消除一切民族主義現象。

註② 自由電臺研究報告，RL三四二（一九八七年），第三頁。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三頁。

去年十一月，他重申，在蘇聯，民族關係是一個重大的問題，蘇共將謹慎處理。蘇共將更深入地分析與討論民族關係有關的各個問題。^②

今年六月底七月初，蘇聯共黨舉行第十九次全國黨代表會議，通過六項決議案，其中一項就是「關於民族關係的決議案」，茲摘其要點於後。^③

一、過去蘇聯的民族政策有成就，也有缺失。「蘇維埃人」這個新的、歷史的羣體已成爲真實。但是，也有不少缺點，諸如，偏離列寧民族政策的原則，破壞法制，把解決民族問題的成就絕對化，肯定民族關係沒有問題的概念，未充分考慮個別共和國、自治實體及民族羣體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要求。很多問題未及時解決。

二、黨的歷史性重大任務是，強化並創造性地發展列寧民族政策的規範與原則，消除人爲的特質與不當之處。

三、在政治體制改造的架構內，應實行一切措施以便在民主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與加強蘇維埃聯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擴大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實體的權力，也就是，劃分蘇聯與加盟共和國的權限，推行地方分權，將一系列的管理功能交給地方，並加強其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以及環保方面的自治權與責任。但是，蘇共強調，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國際化是一項合乎發展規律的過程，任何民族的閉關自守祇會導向經濟與精神的貧乏。

四、每一個民族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皆必須與精神上的進步相配合。精神上的進步應以民族與部族的獨特性爲基礎。但是，社會主義文化仍應該是全蘇社會思想道德的重大因素。

五、每一代蘇聯人都要歷練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教育；應當明辨真正的民族利益與民族主義偏差。

六、蘇聯的多民族特性是各民族發展精神財富的雄厚資源。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全黨、全蘇聯人民的事業。任何民族問題都必須顧全全面，以對具體情況的深刻研究與客觀評估爲基礎，負責而冷靜地予以解決。

七、現行的民族政策亟需作深入的、科學理論的檢討。這是科學研究機構和專家們的重大社會責任。

八、黨組織、各民族的共產黨人應成爲各民族社會主義聯盟的凝聚力量和靈魂、國際主義的宣導者。

以上八點就是蘇聯制訂新的民族政策的方針，也是解決當前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

註②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第五頁。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七月五日，第三頁。

民族關係問題已成為蘇聯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戈巴契夫在七月十八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會議上表示，蘇聯正面臨政治意義重大的、對多民族國家極其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觸及人類最敏感的關係，那就是民族與部族關係。^②這個問題已影響到蘇聯的改革與民主化的進行。戈巴契夫親自指出，改革的反對者、保守與腐化分子、在停滯期間填滿腰包的那些人想利用民族問題，轉移人民的注意力。最嚴重的是，在若干事件中，出現了「反社會主義、反蘇維埃、反俄羅斯」口號。^③

顯而易見，在蘇聯各民族間，自我民族意識已提高。已爆發的民族問題難以一一圓滿解決，潛在的民族問題將會繼續出現。甚至在俄羅斯人民間，也已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組織，如「記憶」(Pamyam)與「祖國」(Otechestvo)會社，前者流傳尤廣，其成員大多是俄人學者。蘇共報刊最近經常著文警告俄羅斯人，對「記憶」活動勿予容忍，因為他們的言行非常危險。^④

近年來，蘇聯境內民族問題雖然此起彼落連鎖反應，但都在蘇聯有效控制之下，一時不致形成「民族危機」。這些事件對蘇聯的改革雖帶來一些困擾，但不會改變或影響戈巴契夫改革進程。

在未來的新民族政策中，各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可能享有較大的自治權與自主性，在經濟管理上將有較大的實權，在民族文化發展上將有較大的發展空間與機會。但是，重新劃分民族疆界是極其困難的，脫離蘇聯而獨立根本不可能。

註^①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第一頁。

註^② 同註^①，第二頁。

註^③ 消息報，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三頁。

*

*

*